

陳正祥著

中國文化地理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中國 文化地理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书名提字：刘炳森
封面设计：宁成春

中国 文化 地理

陈正祥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6开本 21.5印张 345,000字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9,200

书号：12002·61 定价：6.00元

自序

中國文化是世界上延續最久、影響最大的文化，它發源於黃土地帶，然後向周圍擴散；波及整個東亞，並向西伸入西域。在秦漢和唐宋時代，中國文化曾放發無比的光輝。自北宋王朝滅亡，漢文化開始失落；但在廣闊的漢文化圈內，經濟開拓繼續向南方發展，生產技術仍不斷有所改進。

漢文化基本上是農耕文化，特別是水稻的栽培。它愛好和平，建造城池來抵禦侵襲。農業的高度發展，需要適當的水熱條件。中國文化中心的從西北移向東南，一方面固然是受到游牧民族的壓力，但也受到東南較佳生產條件的吸引。科學實驗知識告訴我們，在同樣的耕作技術下，愈炎熱濕潤的地方，農業生產的效果愈好。從華南而南洋，乃至澳洲的北部，都很適宜漢文化的發展；又因為漢文化是緩進的、和平的，它的自然發展會給各地的原居民帶來安定和繁榮。

十五世紀初葉明王朝偉大航海事業的中止，是漢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捩點；中國的勢力從印度洋和東非洲退縮，給歐洲人以機會，讓他們紛紛搶奪新世界。明代中後期蒙古殘餘勢力的侵擾長城，倭寇的不斷襲擊東南沿海；兩面夾攻，更削弱了中國的勢力。亞洲人內爭方殷，歐洲人傾巢而出，侵佔了全部新土地。這是漢文化和歐西文明發生差距乃至優劣倒置的基本原因。到了十八、九世紀之交，歐洲的暴力終於侵入亞洲。歐洲人要掠奪亞洲的資源，並確保新侵佔的土地，關鍵在乎能否阻擋中國勢力的南下。因為當時在力量的對比上，可能抵抗他們邪惡勢力的便只剩下古老的漢文化。於是他們首先殘酷的屠殺漢文化前哨城市像馬尼刺、巴達維亞等地的華僑，後來又想出利用鴉片毒害中國的辦法。英國人大作鴉片生意，先摧毀中國人的健康，再麻痺中國人的意志，然後繼之以真刀真槍。

鴉片戰爭對漢文化的打擊是空前的，它揭穿了中國人的虛弱，破壞漢文化在東亞的傳統突出形象；科學和技術的相形見拙，使有烟毒後遺症的中國人失却自信。從此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力量，無法繼續向南擴張。中國過剩的人口無法向外移殖，接着連漢文化本身，也受到了可怕的腐蝕，直到今天！漢文化圈的外圍，包括日本、朝鮮和越南，一向崇拜漢文化的，也受到了極大的震盪；開始懷疑這古老文化的優越性，相繼擺脫漢文化的影響，轉而接受歐西的文明。日本的明治維新以及稍後的所謂日英同盟，都是鴉片戰爭的附屬產品。

2 中國文化地理

優美中國文化的如此失落，好似美滿家庭因不肖子弟吸食鴉片而突然破產，曾長期令人迷惘！中國文化經受這惡毒的打擊，難道永遠不得翻身？我不相信。漢文化如果真的不能復興，中國人就要永遠作世界的二等公民！於是我發奮努力，多多旅行，用功讀書，最後還從台北轉到香港，想作一些實地的觀察，終於發現鴉片戰爭的邪惡意識及犯罪形象依然存在！

要挽救漢文化的沉淪，阻止它的繼續被腐蝕，進而恢復它固有的光輝，我想這一代的中國人實應負擔較多的責任。為達成此項目標，首先要認識中國文化，而我願以身作則。我一直是唸理科的，有了這個信念之後，就得改變我的研究方向，用文史哲的知識代替腦海裏的符號同公式。有幾段頗長的時期，我只讀中國的古書，樂而忘倦；所訂購的科學書刊，任其塵封。終因文史的根基太差，進步甚為緩慢。不過在我先後所發表的著作中，大致還看得出此項改變。

本書所收的十篇文章，大部分發表過，但不見得都很成熟。第一篇《中國文化中心的遷移》，是1979年在日本廣島大學和國土地理院的講稿，稍後又刊載日本的《地理科學》季刊第三十二期。第二篇《方志的地理學價值》是1964年我就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時的就職演說，也就是英國制大學的所謂 *Inaugural Address*，曾經由該大學印刷發行。第四篇《北京的城市發展》，是國際研究中國之家於1977年出版《中國研究叢書》第三號《北京》一書的摘要。第六篇《長城和大運河》是劫餘殘卷，我在過去三十年間，對長城和大運河曾收集大批資料，包括地圖和照片，兩者皆可單獨成書；但1977年底離開中文大學時，大部分稿子都不見了。大運河的因為摘要油印過，部分賴以保存。第八篇《台灣的地名——文化層分期》曾作為敷明產業地理研究所研究報告第104號發表過，日文節譯刊載京都大學《人文地理》第十二卷第五期。第九篇《諸羅縣志之例》，曾發表於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文獻》第九卷。上述幾篇文章，都或多或少經過了修訂。第十篇《中國歷史與文化地理圖冊的完成》，是1979年對廣島大學有關研究生及教職員所作的歡迎聚餐前的講演，講稿曾經複印流傳。那次講演和餐會，有好幾位退休多年的老朋友從鄉間趕來參加，特別令人感動。

在學習過程中，我體會到文化地理和歷史地理實難以嚴格劃分；譬如地名，它是文化地理的一個構成部分，但却追隨歷史而不斷改變。我最近所寫的另外七八篇論文，體系倒比較完整，有朋友勸我應先發表《中國歷史地理》一書。但我總覺得中國靠歷史吃飯的人太多，對此應該特別小心謹慎；同時內地近年從地下發掘出了許多古文物，必定有一些可充實我的歷史地理著作，不妨再等待數年。因此才決定先出版這一本書。我知道應該提到而未能觸及之處尚多，可是我目前的研究工作實在太忙，無法面面顧到；若有見缺失當，希望讀者指點和批評。

我的研究考察旅行，使我深信漢文化並非單獨屬於中國人，而是為整個東亞人民所共有。我和我的許多日本朋友，都認定漢文化是很優美的文化，特別是在精神

感召方面，否則它不可能延續得這麼長久；漢文化圈是一個偉大的地理單元，否則它不可能養活十二億人口。由於背棄漢文化，使得今日社會道德遭受嚴重損害的，也決不限於中國人。在物質慾望高漲，禮義廉恥淪喪的現代化社會，已經有人在追憶古老漢文化的美好了。

放眼世界，局勢激盪。我呼籲廣大漢文化圈人民的大團結，用較大的經濟、文化聯合力量，迎接非常艱難但也可能轉運的二十一世紀。我們要忘却過去的是是非非，而努力爭取將來。我們應該互相瞭解，加強合作。我一直就想通過我的學術研究，特別是文化地理的研究，能對促進漢文化圈人民的瞭解和合作有所貢獻。或許也就是這個心願，才引導我在艱苦的環境中不斷努力工作。

1980年9月25日於鯉城

目 錄

自 序

第一篇 中國文化中心的遷移	1
一、漢文化的原始中心	1
二、逼使文化中心南遷的三次波瀾	3
三、南北地位的轉換	5
四、江南的開發	11
五、“東南財賦地，江浙人文薈”	16
第二篇 方志的地理學價值	23
一、方志的特性、種類和分佈	23
二、方志的淵源和發展	25
三、方志所包含的自然地理資料	33
四、方志所包含的人文地理資料	42
五、八蜡廟之例	50
六、結論	58
第三篇 中國的城	59
一、引言	59
二、城的發展	60
三、城的功用	67
四、城的規模和形制	73
五、城的年齡	81
六、名城舉例	85
(1) 長安	85
(2) 南京	88
七、沙漠中的古城	91
八、連城和複城	96

第四篇 北京的城市發展	101
一、自然環境	101
二、城市的初期發展	105
三、元代大都的規劃	114
四、明代北京城的重建與改建	122
五、清代的園林營造	129
第五篇 黃土、黃土高原和黃河	135
一、引言	135
二、黃土的形成的分佈	136
三、黃土的特性	139
四、黃土高原	141
五、漢族農耕文化的發展	145
六、黃河	149
第六篇 長城和大運河	157
一、引言	157
二、長城的發展	157
三、明代修築長城	163
四、大運河	171
五、汴河	180
第七篇 論遊記	187
一、引言	187
二、遊記的種類	188
三、遊記中的遊記	192
四、史傳中的遊記	194
五、遊記的地理學記錄價值	196
六、風土記和遊記	197
七、從《東番記》到《裨海紀遊》	199
八、古遊記的整理和注釋	202
九、日記式遊記及其舉例	204
十、餘論	207
第八篇 台灣的地名——文化層分期	210
一、不同縮尺地圖所有的地名	210
二、常見的基本字和附加字	212

三、文化層和地名的累積	214
四、移民和地名移植	218
五、土地開拓和地名	220
六、特殊地形和地名	222
七、主要物產和地名	225
八、先住番族和地名	228
九、地名的分合和轉變	230
十、台灣地名的分類	233
第九篇 《諸羅縣志》之例	235
第十篇 中國歷史與文化地理圖冊的完成	251
索 引	257
附 錄：本書著者在1936—1980年間的著作目錄	269

附圖目次

圖 1	西漢人口分佈	插於22～23頁間
圖 2	西漢人口密度	插於22～23頁間
圖 3	西漢的三公和九卿	插於22～23頁間
圖 4	唐代人口分佈	插於22～23頁間
圖 5	唐代人口密度	插於22～23頁間
圖 6	唐代的詩人	插於22～23頁間
圖 7	唐代前期的進士	插於22～23頁間
圖 8	唐代後期的進士	插於22～23頁間
圖 9	北宋人口分佈	插於22～23頁間
圖10	北宋人口密度	插於22～23頁間
圖11	北宋的城市	插於22～23頁間
圖12	北宋的詞人	插於22～23頁間
圖13	北宋的詩人	插於22～23頁間
圖14	北宋的宰相	插於22～23頁間
圖15	明代人口分佈	插於22～23頁間
圖16	明代人口密度	插於22～23頁間
圖17	明代的進士	插於22～23頁間
圖18	明代的三鼎甲	插於22～23頁間
圖19	蝗神廟之分佈	插於52～53頁間
圖20	明代北方蝗災之頻率	插於54～55頁間
圖21	城之分佈與規模	插於72～73頁間
(以上21幅地圖均採自陳正祥《中國歷史與文化地理圖冊》)		
圖22	上海縣城圖(採自《重修上海縣志》)	插於78～79頁間
圖23	城的年齡(一)(二千年至三千年)	插於82～83頁間
圖24	城的年齡(二)(一千年至二千年)	插於82～83頁間
圖25	城的年齡(三)(五百年至一千年)	插於82～83頁間
圖26	城的年齡(四)(不足五百年者)	插於82～83頁間
圖27	唐代創建的城	插於82～83頁間

圖28	宋代之軍寨堡	插於82～83頁間
	(圖 23-28 採自陳正祥《中國歷史與文化地理圖冊》)	
圖29	北京的位置(採自陳正祥《中國地誌》第二卷)	插 頁
圖30	北京城的發展與遷移(採自陳正祥《北京》一書)	插於108～109頁間
圖31	明代長城地圖(採自張雨《邊政考圖》)	插於166～167頁間
圖32	《大唐西域記》敦煌石室寫本	插於190～191頁間

附表目次

表 1	中國南北戶數增減的演變	10
表 2	明代文魁（狀元、榜眼、探花及會元）的籍貫分佈	22
表 3	1908 年及 1909 年上海縣的人口	47
表 4	進土地理分佈變遷之例（人數）	48
表 5	河北省大名縣蝗災記錄	55
表 6	華北平原明代蝗災發生之頻率	56
表 7	北京的氣候記錄（1841—1956）	103
表 8	明代的九邊	166
表 9	大同總鎮的城堡	168
表10	大運河的分段	173
表11	大運河各段的流向	173
表12	明代初期的漕運（每隔五年）	177
表13	地圖縮尺和聚落形態對於地名密度的影響	211
表14	台灣地名的主要起首字	213
表15	大小與新舊等相對附加字所組成的相對地名	213
表16	安平、鹿港、淡水和基隆市街部分人口的消長	218
表17	林口台地以坑為名之地所佔全部地名的比率	224
表18	1920 年台灣行政區域重劃後地名的改變	233

第一篇 中國文化中心的遷移

一、漢文化的原始中心

中國文化以漢族文化爲主體，亦稱華夏文化或中華文化。漢文化最先發祥於黃河中游的黃土谷地，包括汾河、渭河、涇河、洛河、沁河等大支流的河谷；也就是仰韶文化或彩陶遺物分佈的核心地區。此一地區，自然條件便利於原始農業的發展。其後向東擴張，進入黃河的大沖積扇以及太行山麓成串較小的沖積扇。遠在公元前 4,000 年，這一帶便存在着農耕的村落；西安半坡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是一個最好的例子。⁽¹⁾ 大致到春秋時代，漢文化圈已掩有黃河的中游和下游流域。

黃土高原東南部黃河各支流的河谷，特別是兩岸的河坎（terrace），因爲高出河流的洪水綫，近水而可避免水害，又比較易於防禦，常被初民選擇爲聚落地址。原生黃土有垂直的節理，便利於穴居；並且顆粒均勻，疏鬆易碎，性能肥沃，適宜於原始農耕。同時黃土高原東南部的雨水，因爲很集中於夏季，勉強足夠農作物生長，所以便成爲農耕和文化的發祥地。僅在關中地方，已經發現了四百多個仰韶文化的遺址，多數分佈在靠近河床的第一級河坎上。澧水沿岸在全長 40 公里內，發現了十三處遺址。山西省西南角發現了六十多處仰韶文化遺址，分佈密集，多數位於河岸的第一、第二級河坎上；面積概在 10 萬平方米左右，最大的超過 50 萬平方米。

漢文化圈繼續向外圍擴展，開始和少數民族接觸。在接觸地帶，先進的漢文化擁有較大的融和力量，於是文化圈繼續擴大。戰國時代，中原諸侯忙於互相征伐兼併，南方的楚族勢力向北伸張，進至淮河流域。北方的匈奴也乘機崛起，侵入肥美

1 此一遺址在渭河支流澧水的二級河坎上，建置於 6,000 年前，總面積約 5 萬平方米；中心部分是居住區，有許多圓形的、方形的房屋地基，地面堆積有生產工具、生活用具、糧食朽粒以及吃剩的螺螄殼和蚌殼等。每座房屋有一個或幾個窖穴。居住區附近還有製作陶器的作坊和氏族公共墓地。在居住區的外邊，圍着一條深寬各約 5—6 米的溝，顯然是作為防禦用的。

的鄂爾多斯草原。(2) 西方，漢民族循渭河河谷繼續向西發展，到達黃土高原的西塬。當時漢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活動，以黃河及其最大支流渭河的河谷為軸線，是東西向的。中國的幾個著名古都——長安、洛陽和開封等，皆分佈在此一軸線上。此一古文化之軸，以漢文化圈的傳統範疇說，偏在西北。

黃河下游流域的水、熱條件較中游為佳，農耕地區向東擴充是很自然的。漢民族開拓華北大平原後，農耕線（和畜牧地區的分界線）逐漸向北推移，可以容納較多的人口；而山東半島沿海，復有魚鹽之利。經濟和文化，相繼迅速發展。手工業和商業萌芽，交通路線逐漸開闢。早在戰國時代，邯鄲和臨淄等處，已形成為頗具規模的城市。

秦漢統一帝國建立後，由於政治和戰略上的原因，皆定都關中。為了供應京師，大力發展灌溉農業。但有一個頗長時期，關中的糧食供應仍需關東（黃河下游流域）補給。這些在史書上都有明確記載。東漢改都洛陽，原因之一是能夠比較近便地接受東方糧食的接濟。在漢代的地理圖上，可見西漢的人口和物產，絕大部分集中在黃河的中、下游流域，南方幾乎等於空白。(3) 司馬遷曾經說過：“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記·貨殖列傳》卷一二九）。當時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區，尚屬“地廣人稀，火耕水耨。”(4)

東漢末年由於政局混亂和匈奴入侵，漢民族開始向南作較大規模的擴散；同時南方較佳的農業生產條件，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討論中國文化中心的遷移，只注意北方少數民族的壓力，而忽視南方土地的引力，那顯然是不正確的。南方不但

2 鄂爾多斯（Ordos, Ngoerhtoszu）在內蒙古自治區南部，包括黃河河曲以南，陝西省長城以北。歷史上曾為蒙古族鄂爾多斯部聚居之地。地貌上為一典型高原，頂面的保存尚屬完整，自中部向四周緩斜。中部海拔大多 1,300—1,500 米，東南邊河谷約 1,100 米。水系屬於黃河系統，但中部有大片內流區域；局部低窪處滯成許多小湖沼。氣候從半乾旱過渡到乾旱，年平均氣溫 6—8°C，年平均降水 150—500 毫米，自東南向西北遞減。土壤為栗鈣土和棕鈣土。近百年來因中部和南部被開墾，草原受到破壞，流沙面積擴大。就整個高原而論，流沙面積佔土地總面積 9%，半固定沙地佔 11%，耕地佔 6%；再除掉荒山及湖沼，絕大部分實為草地。因地勢較高，雨水稍多，古代曾是主要牧場，成為漢族和匈奴爭奪的對象。匈奴頭曼單于侵入鄂爾多斯，秦始皇派遣將軍蒙恬率領大軍驅逐匈奴，收回鄂爾多斯。頭曼之子冒頓繼立，其勢又張；東討東胡，西破月氏，向北征服丁靈、鬲昆，南下又侵佔鄂爾多斯，控制整個蒙古高原，和漢族南北對抗。

3 陳正祥《中國歷史與文化地理圖冊》，第一冊，國際研究中國之家出版，1979。

4 江南土地卑濕，人口稀少，農民向來用火耕水耨從事生產。所謂“火耕水耨”，便是燒去田間野草雜木，灌水種稻。草和稻並生，至高七八寸時一同割掉；再行放水灌田，於是草死而稻長。這種原始的耕作方法，生產量自然很低。《史記·平準書》應劭的注釋：“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

《新唐書·食貨志》（卷五三）：“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這個時候，南方的經濟發展雖已趕上北方，南北均勢開始打破，但文化的中心仍在北方。

第二個使漢文化向東南推進的大波瀾是“安史之亂”，大唐帝國從此衰微。黃河中下游廣大地區經過浩劫，殘破不堪；繼之以藩鎮割據，政局動盪，於是居民離散，大量向南遷移；南方的州郡，人口顯著增加。此後在經濟發展上，南方已超越北方；北方依賴南方的接濟，愈來愈殷切。《全唐文·故太子少保贈尚書左僕射京兆府君神道碑》（卷六三〇）：“天寶以後，中原釋耒，輦越而衣，漕吳而食。”唐憲宗時代李肇所撰的《國史補》（卷下）：“凡東南邑郡，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居多。轉載使歲運米二百萬石輸關中，皆自通濟渠入河而至也。”由於商業及交通的發展，揚州和成都分別形成空前繁榮的城市。此時唐朝中央政府的財政，幾全部仰給東南。唐憲宗在元和十四年（819）七月上尊號時所下的赦書，就公然說：“天寶以後，戎事方殷，兩河宿兵，戶賦不加，軍國費用，取資江淮。”也就在這個時候，韓愈指陳“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⁵⁾後來杜牧更進一步說“今天下以江淮為國命。”

安史之亂對於黃河中下游的破壞實在慘重！亂平之後，創痍未復，而藩鎮的割據勢力，又日臻強大；兼以外患相繼，真是災難重重。《舊唐書·郭子儀傳》（卷一二〇）：“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今河南武陟），經於相土（河南安陽），人烟斷絕，千里蕭條。”《新唐書·食貨志》（卷五三）：“（關中）北至河曲，人戶無幾。”

就人口減少的情形說，據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志》記載，長安所在的京兆府，開元時共有 36 萬戶，元和時還只恢復到 24 萬戶，比原先減少了三分之一。洛陽所在的河南府，開元時共有 12 萬戶，到元和時僅有 1.8 萬戶，減少了七分之六。

唐朝末期和五代的大部分時間，北方繼續混戰，黃河中下游流域不斷地遭受人禍、天災的打擊，終於暴露出衰蔽和蕭條的景狀，居民流徙，田園荒廢。北邊又有契丹的侵擾，漢民族遭到蹂躪和劫掠。相反的，偏安在江南的小國，為了鞏固各自的政權，採取一些有利於生產發展的措施，包括興修水利、獎勵農業，使南方的經濟和文化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北宋王朝的重建，有賴乎北方的人力和南方的物力，

5 韓愈《送陸歙州詩序》，見《全唐文》卷五五五。明代邱濬《大學衍義補》也曾指出天下的租賦，江南居其十九；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而蘇州尤甚。蘇州之田，約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賦約天下十分之一弱。

《新唐書·食貨志》（卷五三）：“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這個時候，南方的經濟發展雖已趕上北方，南北均勢開始打破，但文化的中心仍在北方。

第二個使漢文化向東南推進的大波瀾是“安史之亂”，大唐帝國從此衰微。黃河中下游廣大地區經過浩劫，殘破不堪；繼之以藩鎮割據，政局動盪，於是居民離散，大量向南遷移；南方的州郡，人口顯著增加。此後在經濟發展上，南方已超越北方；北方依賴南方的接濟，愈來愈殷切。《全唐文·故太子少保贈尚書左僕射京兆府君神道碑》（卷六三〇）：“天寶以後，中原釋耒，輦越而衣，漕吳而食。”唐憲宗時代李肇所撰的《國史補》（卷下）：“凡東南邑郡，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居多。轉載使歲運米二百萬石輸關中，皆自通濟渠入河而至也。”由於商業及交通的發展，揚州和成都分別形成空前繁榮的城市。此時唐朝中央政府的財政，幾全部仰給東南。唐憲宗在元和十四年（819）七月上尊號時所下的赦書，就公然說：“天寶以後，戎事方殷，兩河宿兵，戶賦不加，軍國費用，取資江淮。”也就在這個時候，韓愈指陳“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⁵⁾後來杜牧更進一步說“今天下以江淮為國命。”

安史之亂對於黃河中下游的破壞實在慘重！亂平之後，創痍未復，而藩鎮的割據勢力，又日臻強大；兼以外患相繼，真是災難重重。《舊唐書·郭子儀傳》（卷一二〇）：“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今河南武陟），經於相土（河南安陽），人烟斷絕，千里蕭條。”《新唐書·食貨志》（卷五三）：“（關中）北至河曲，人戶無幾。”

就人口減少的情形說，據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志》記載，長安所在的京兆府，開元時共有 36 萬戶，元和時還只恢復到 24 萬戶，比原先減少了三分之一。洛陽所在的河南府，開元時共有 12 萬戶，到元和時僅有 1.8 萬戶，減少了七分之六。

唐朝末期和五代的大部分時間，北方繼續混戰，黃河中下游流域不斷地遭受人禍、天災的打擊，終於暴露出衰蔽和蕭條的景狀，居民流徙，田園荒廢。北邊又有契丹的侵擾，漢民族遭到蹂躪和劫掠。相反的，偏安在江南的小國，為了鞏固各自的政權，採取一些有利於生產發展的措施，包括興修水利、獎勵農業，使南方的經濟和文化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北宋王朝的重建，有賴乎北方的人力和南方的物力，

5 韓愈《送陸歙州詩序》，見《全唐文》卷五五五。明代邱濬《大學衍義補》也曾指出天下的租賦，江南居其十九；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而蘇州尤甚。蘇州之田，約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賦約天下十分之一弱。

包括四川和荆廣的財富。(6) 當時全國的經濟重點雖已偏處東南，政治和文化中心仍在黃河下游流域。北宋的統治階層，還是採擇“竭三吳以奉西北”的政策。在中國歷代的人口分佈圖上，北宋末年南北均衡的。（參閱附圖9、10）。南方的經濟繼續穩定上升，南方人的政治和文化地位，也隨着經濟力量的上升而提高。北宋後期掌握中央政權的人物，南方人已佔多數了。唯此時全國文化的重心，仍在開封、洛陽的東西軸線上。西京洛陽的文化地位，似乎還超出東京的汴梁。

第三個逼使漢文化中心南遷的大波瀾是金人入侵，也就是所謂“靖康之難”。北宋的後期，漢文化已由鼎盛而轉趨靡爛；長期重文輕武的結果，對外族侵略幾乎完全喪失了抵抗的能力，以致很快就給半開化的女真族滅亡了。金人先後數度南侵，深入的程度和劫掠的劇烈，皆前所未見。(7) 金王朝統治北方一百多年，以淮河及秦嶺為界，跟偏安的南宋政權對立。於是在時間上，北宋統一王朝的毀滅是中國文化中心南遷的真正分野，從此文化中心搬到了江南；而在空間上，淮河曾一時成為南北文化的界綫。

其後蒙古崛起，撲滅金人，黃河中下游再受到嚴重的破壞，(8) 人口和文物的南移繼續進行。南方因受到地形，特別是長江的保護，所受的戰爭災禍較少，有利於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所以到了明代，人口和財富集中東南的現象就更明顯了。明代全國的商業，逐漸集中到長江下游和大運河兩條綫上。萬曆六年（1578）全國商稅課鈔，南直隸一省達一千三百多萬貫，獨佔四分之一。（參閱附圖15、16）

三、南北地位的轉換

上節所說的永嘉之亂、安史之亂和靖康之難，都是北方的少數民族南侵，造成中原地區的混亂，逼使漢族作大規模的遷移。但這只是促成中國經濟和文化中心搬遷的一部分原因，而並非全部原因。異族的侵擾，僅是一項推動（push）的力

6 王禹偁《東都事略》卷二三說宋太祖曾告訴他弟弟趙光義：“中國自五代已來，兵連禍結，帑藏空虛。必先取巴蜀，次及廣南、江南，則國用饒矣。”

7 在1129—1130年間，金兵繼續南侵，戰爭範圍擴大到浙江、江西及湖南，壓迫淮南人民再向南徙，一時渡江的人民，充塞於途。

8 元世祖忽必烈的近臣邢州人劉秉忠，奔父喪後奉旨還和林，曾對世祖說道：“邢州舊萬餘戶，兵興以來不滿數百，凋壞日甚。……”見姚從吾《張德輝〈嶺北紀行〉足本校注》一文，刊載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十一期。